

## 迈过给北大丢脸的坎

4月12日,“北大屠夫”陆步轩和陈生同睡一屋,陈生告诉陆步轩他内心如水般平稳,躺下两三分就能熟睡。陆步轩对此持怀疑态度,熄灯后,特地爬到陈生面前看他是否熟睡。

就在前一天,两人重回北大,登上职业素养大讲堂演讲。陆步轩第一句话就说,“我给母校丢了脸,抹了黑,我是反面教材。”

12日,《北大卖猪肉校友讲创业:我给母校丢了脸》的新闻在网上被四处转载。陆步轩上次被媒体集中关注,还是2003年那期《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猪肉》的社会新闻。

陆步轩坦言,10年前被报道时,就感觉“给母校丢了脸”,但10年了还没迈过那道自感丢脸的坎儿吗?在央视《看见》栏目中面对主持人的追问,如今“敢于自我解剖”的陆步轩称已迈过。

在陈生看来,陆步轩的生活惬意,温馨,他是打心底里羡慕。

因为广泛的社会关注,陆步轩2004年进入长安区档案馆工作,后来还出版了《屠夫看世界》。用陈生的话说,学地方语言的陆步轩既有了用武之地,还身兼广州屠夫学校名誉校长,做公益演讲,并乐在其中。“可能北大等名校一半毕业生的生活都无法与他比。”私底下,陈生每年还给陆步轩寄去自产的150瓶酒供品尝。

陆步轩每天的生活就是上班,妻子孩子热炕头,三两小酒伴着笔耕。“成功与幸福很难简单地用财富来衡量。”现在身家40亿的陈生说,“重要的是看自己是否喜欢这种生活,享受这种生活。”

## 谁去做人下人?

因“北大”和“猪肉”,身为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壹号土猪创始人,陈生与陆步轩两个人的生活交汇在一起。

两人北大毕业后,均做过公务员,下过海,也遇到过挫折。以世俗眼光看,陈生似乎更为成功,他的公司已发展了超过500家连锁店,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。

尽管是养猪,但陈生说自己期望值很低,从一开始就不觉得给北大丢脸。

按陈生的理解,大学早已由精英教育转向了平民教育。“现在每年有10万多人出国留学,他们能人人都很有建树吗?每年毕业生六七百万,都去当人上人,谁去做人下人呢?”

2008年,陈生的壹号土猪连锁店招聘吸引了1300多名研究生来应聘。据陈生透露,目前公司里做市场的人七成是大专或

2013年似乎是毕业生“最难就业年”。截至5月1日,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约为33.6%,而十年前,就业率达89.68%。

也是在十年前,北大毕业的陆步轩在西安摆摊卖猪肉,舆论哗然;十年后,还坚持卖猪肉的陆步轩被请回北大,给即将毕业的师弟师妹分享创业经历,感慨“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”。

十年间,高校毕业生已激增至今年的700万,社会对学历、工作的认知有了深刻变化。同是北大“猪肉佬”的陈生笑言:“人人争做人上人,谁去做人下人?”

“北大屠夫”眼中的就业观:

## 我们是正面的丑角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



4月11日,陈生(右)和陆步轩(左)受北大原校长许智宏(中)邀请回北大演讲。(陈生提供)

本科毕业生。而他一朋友的公司招聘时,给农民工的待遇为月工资2500元,大学生仅有1800元。

回到20年前,刚毕业被分配到广州教育学院,报到当天,陈生就给北大写信说自己不适合当老师。几天后,他拿着北大的回信请求当地政府另外给分配岗位,然后他就轻易地调到了广州市委办公厅。

一进入体制内,陈生觉得公务员也不适合自己,他又蠢蠢欲动。后来从湛江市委办公厅辞职时,陈母还跑来闹,“但我就是不喜欢,我不听她的,还是辞了。”无论如何,陈生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弃官后,他一心经商。起初还摸不着头脑,什么都做,卖过菜,倒过货,做过饮料、酒、房地产等。他的房地产公司曾经做到湛江第一,但因为经常要看房管部门小科员的脸色,就干脆不做了。

相比之下,陆步轩似乎没那么从容和顺遂。曾经的县文科状元被寄予厚望,父亲为此设宴招待全村人,笃定陆步轩北大毕业后会像古代进士一样享高官厚禄。然而,陆步轩毕业分配的工作却连一个编制都没有,后来的生活也磕磕绊绊。

陈生说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父母绝大多数没上过学,所

以对子女期待极高。不过相比2003年陆步轩卖猪肉被报道出来时,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宽容多了。

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胡扬说,在以前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里面,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初期,教育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改变个人命运的渠道,现在已不这样。

如今,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有的做到副部长,有的却只做到科级干部,这种悬殊,陈生也觉得理所当然。

## 学位在“通货膨胀”

陈生告诉记者,自己其实由

衷佩服陆步轩。非典那年,陆步轩的猪肉档就能入账几十万元,相比其他北大毕业生,他的收入已算是中等偏上。

“我的公司虽大,单店每天销售量也就在一两头(猪),而陆步轩却达到单店12头,估计是全国单店销售量最高的。”于是,陈生每年都请陆步轩来广州给自己的屠夫学校学生上课。

而在2003年陆步轩卖猪肉被热议后,倒有许多毕业生由此开窍,步陆步轩后尘。“给母校丢脸”的大学毕业生开始不断涌现:扬州大学毕业生赵昌斌卖水果,大学生吴亮卖煎饼……

在辞掉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后,西南大学毕业生王玉明如今在济南开店卖菜,他解释说,在事业单位上班,生活并不充实,而卖菜虽然辛苦,但乐在其中,“我就想闯一闯,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。”

北大原校长许智宏已经为此辩解:北大毕业生既可以当国家领导人、科学家,也可以养猪,卖猪。

胡扬则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,“小学的时候觉得读了本科就能进成功的门,中学的时候发现门槛提高到了研究生,上了大学发现要读博士。这个有点学位‘通货膨胀’的意思。个人自然成长的速度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‘追不上’的情况。”

在这现象背后,他看到的是教育机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慢慢市场化,教育变成一种市场投资选择,但主流教育仍以“学术训练”为中心,这种脱节让对教育抱有“投资”想法的人,可能越来越失望。

“现在学生就业难,并不是工作难找,有时更多的是自己并未放下身段。”胡扬说。山东师范大学一位毕业生告诉记者,自己也得到过私企的工作机会,但“我想我要么进国企,要么去银行,最好当公务员,其他工作不会选择。”

如果更多人选择从事“屠狗辈”的职业,胡扬觉得,这不仅会促进就业,还对整体经济有利。

而陆步轩始终认为自己干这行最起码守住了做人的底线。陈生在4月11日的北大演讲中如此总结他和陆步轩这对“卖猪肉二人组”：“演员不仅有漂亮的,还有赵本山、潘长江那种长得不好看的丑角,我们就是北大的丑角。我们没自杀,没跳楼,没出国,我们是正面的。”

陈生最后劝告创业的学生,不要选择那些已经达成共识的赚钱行业,而要选择那些冷门的。冷门行业机会更多,也允许你犯错,“热门行业你甚至竞争不过一个个个体户。”

## 被“圈养”的红丝带

(上接B02版)

## 想圈起来

## 却又向往外面世界

去年12月,为了解决艾滋病儿童的上学问题,薛蛮子在微博上发起“为艾滋病儿童捐建红丝带学校”的公益活动,郭小平也是发起人之一,项目发布仅一天就完成了100万的募捐目标,让郭小平很受鼓舞。

但在精心照顾孩子的同时,红丝带学校的存在却饱受争议。有人认为单独设立的学校看似保护艾滋病儿童,其实加重了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,而且隔离教育只会让艾滋病儿童更加难以融入社会,对他们成长不利。

也有人表示支持,因为目前难以让普通学校大规模接收艾滋病儿童,红丝带学校至少能先保障艾滋病儿童的上学问题,并使

他们免遭歧视。此外,艾滋病的危险性和未成年人的特点,使得艾滋病儿童在普通学校就学确实会对其他儿童产生一定威胁。

而郭小平之所以还坚持办红丝带学校,因为他有一个心结。

2011年3月,山西运城17岁的艾滋病男孩王亮给他打来电话求救,医院马上派出救护车把病危的孩子接到医院。王亮的父母皆因艾滋病去世多年,王亮独自在家无人照顾,吃药无规律,使病情加重。

住院后,王亮没能挺过来。郭小平亲自为他擦洗身体、更换衣物……每次提到这个孩子,年过六旬的郭小平都特别惋惜:现在药品都是国家免费提供,如果孩子能够按时按量吃药,肯定不会出事。

这件事坚定了郭小平把艾滋病儿童“圈”起来统一管理的决心,他说:“我们知道这不是个好办法,

但起码是个办法,当你知道孩子在不仅不能上学,而且奄奄一息,躺在炕上,没钱治病,你作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,能生在生命面前还是不受歧视才重要吗?”

他觉得将艾滋病儿童集中教育自有好处,“由于大多数孩子都是孤儿或单亲家庭,而且多数儿童需要每天两次服药,集中教育可以让服药规范,防止耐药发生,耐药后将无药可治,而且集中教育可以避免歧视。”

医生马丽琴也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,艾滋病病人服药一定要按时按量,如果不吃或者吃错,都有可能产生耐药性,那就得升级药物。但是药物的研发,生产没有那么快,如果无药可吃,患者将有生命危险。

在红丝带学校,老师们会按时监督孩子们服药。学校有四五个孩子因为以前服用成人药(当时无儿童用药),或不按时按量服药,对二线药产生了耐药性,早已升级到二

线药。而国内目前只有一线药、二线药,再往上就没有了。这让老师们非常紧张,不得不严格监督这几个孩子按要求服药。

郭小平也不是不知道“圈养”的弊端,他尽量创造条件让孩子们走出去。除了参与拍摄影视作品等公益活动,学校还组织孩子们去北京、上海、海南、青岛等地游玩。儿童节这天,全校师生就集体出去吃了顿自助火锅,费用由一位在医院治疗过艾滋病的打工者提供。

“我最大的希望就是,学校‘越办越好,尽快倒闭’。”郭小平对齐鲁晚报记者感叹,“希望娃娃们都回归社会,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。现在他们只能呆在这么偏远的地方,我也很不忍心。”

这两天,学校的一棵铁树开了花,难得一见,孩子们纷纷围上去拍照。

这似乎是个好兆头。学校的周边气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随

着科普的深入,村民的戒备和恐惧心理逐渐消除,有村民愿意受雇来学校为田地锄草。有一年儿童节,村里的两百多学生还来病区 and 红丝带学校的孩子联欢。还有村民居然来学校里偷菜,虽然丢了菜,可是师生们都很高兴,这说明村民们已经不再害怕了。

但这些变化还远远不够。牛牛一刻也未停息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在一篇《桥》的作文中,他写着:

有一个年轻的少年,他梦想着到另一个世界……他决定要给自己建一座通天的桥,他是多么渴望到那个世界,让他好奇的世界。

几次努力后一座美观漂亮的桥搭好了……他出发了,直直地走过了这座在夜间闪闪发亮的桥;他好奇着,希望着,勇敢地,自信微笑着走过了这座通天的大桥,没有回头……

(文中孩子多数为化名)